

大学图书馆在高等教育中的任务和作用

道格拉斯 W·布利安特*

(Douglas W·Bryant)

(前略)

如果说这个时期——包括过去的几年以及即将到来的年代——有一种突出的时代特点的话，那就是“增长”或“发展”。出版物，无论是印刷的还是用其它方法复制的，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布满了全世界，其中许多是出现在直到前几年还很少印刷书刊的地区。与此同时，进行着认真研究的新的领域的数目也有了大量的增加，交叉学科的研究也在迅速地发展。在我们的大学里，学生的数目也在不停地增长，不同水平的学生，从刚录取入学的大学生到水平最高的从事比博士级更高的研究工作的学者，都有。看来，经常的发展增长似乎成了大学生活和工作的一切方面的一个因素。当变化到了一所大学或它的图书馆时，这通常是这种或那种“增长”的一种反映。我们在考虑大学图书馆在高等教育中的任务时，必须记住这一点。

我想首先来谈谈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和这个大学的教学过程之间的关系。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教学上所用的方法会影响图书馆的性质，而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工作的情况与质量也会深深地影响教学的方法。在许多国家，也许尤其是在美国，图书馆已经越来越在教学过程中担当着起中心作用的角色来。例如：教学工作不再是把学生限制在每门课程指定一两本标准教科书上，而是鼓励学生到图书馆去，阅读范围较广的书刊，政府文件和其它资料。还有

越来越多的学院和大学采取了这样的方法：每个学期都划出一定的 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教师不讲课，也没有其它正式的教学活动，学生们在教授和图书馆人员的一般指导下就他们在本学期所修课程的范围独立地进行阅读。目前也相当普及的其它方式还有：学生用相当多的时间从事于研究工作和撰写论文，从这种独立工作中可以反映出个人的研究成果和有独创性的见解。与大型课堂讲授完全不同的，还有研讨课，这种研讨课正在本科生的教育工作中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在有些学院和大学里，现在已有专为一年级学生设立的研讨课。所有以上这些趋向都必不可免地把教学计划和图书馆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为了说明善于利用好的图书馆对于学生所产生的普遍深入，效果极好的影响，让我引用一个在美国已经屡见不鲜的情况。过去二十年内，有些大学为本科生建立了专供他们使用的图书馆。基于学生们能够最有成效地利用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馆这样的理论，这些馆的馆藏都是专为适应本科生的需要而置备的。凡是设立了这样的图书馆的每一个大学里，本科生除了利用新馆之外，几乎马上就令人惊异地到大学图书馆里去进一步利用供学术研究用的较深的图书资料。这个情况充分说明：用功的学生是能够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并且，只要有条件为他们提供材料和服务工作，他们是很需要学术性的资料和有经验的服务指导的。

也许还应该指出，在许多情况下，现在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时比上一代学生具备着多得多的使用图书馆的经验。在进入大学前，

他们就受到过训练，懂得图书馆是从事学习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与前几代学生相比，这样的学生是能够在他们几年的大学学习中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当然，他们对图书馆的要求也就比从前的学生多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做出贡献，图书馆应该怎样来使自己能够适应这些迫切的要求呢？让我指出除了前几年已经相当普遍的本科生图书馆以外的一些新的改革。大学图书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增设了各种专门性的参考咨询服务，以帮助他们利用庞大而复杂的图书馆系统，帮助他们有效地利用不断增多的各种书目、目录、索引以及其它书目工具。许多图书馆为新生制订了指导方案，使他们了解在未来的学习与研究中所要利用的图书馆的馆藏以及服务项目。也有许多图书馆正式开设了指导使用图书馆的课程。图书馆手册和指南对学生很有帮助，大多数图书馆都按时出版这些东西。另外一种使读者了解供他们使用的资料的方法是展览，把图书和其它各种资料公开展出，这样可以使那些漫不经心的读者了解到他们易于忽略的馆藏的范围和深度。

五十多年以来，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图书馆一直在雇用学生到图书馆参加一些工作。例如，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经常雇用约三百五十名学生，每年付给他们的报酬数为二十七万五千美元。好多学生在书库里工作，为读者取书，把已还书归架，整理书架。学生们也很有成效地做好几种书目性的工作，例如查重、排卡片、做编目的准备工作、准备教授指定的教学参考书等。这种（工读）工作有很多好处。它为需要经济补贴的学生提供了劳动助学金，它为图书馆提供了一批通常是在语言或专业方面能力较强，并且喜爱学习的工作人员，而且，多年的经验证明，这是为图书馆补充能干的年轻工作人员的最好的方法之一，这些人由于有了在图书馆工

作过的基础决心把图书馆工作做为他们准备参加的事业。

最后，我想指出只有图书馆才能在大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中给予学生的也许是最重要的贡献。这就是：培养他们在一所好的图书馆内的知识，教养、文化、美学的丰富宝藏中漫步涉猎的能力，从而激发他们去发掘它，去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的欲望。

现在我们来谈谈组成我们高等学校图书馆的馆藏问题。过去所谓“馆藏”指的是印刷的图书和少量手稿，而现在所谓“馆藏”却包括了大量的各样的印刷品，还有奇怪地名为“近似印刷”（near-print）的出版物，有成千累万的科技研究报告，有古代的手稿，还有在文学、文化、政治等方面著名人物的个人档案，有地图、图画、建筑设计图、相片，还有各种留声片：有语言的，也有音乐的；还有肯定在未来数年内将会不断增加的包括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内容，用各种计算机形式存储的情报。学问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把知识的前线阵地往前推移了，又由于在经常变化的各种结合过程中不断出现了交叉学科的研究，因而对于为各种研究所用的资料的需要量也相应地越来越大了。但是，尽管我们在不断地收集各种新资料，尽管有许多图书馆的馆藏达到数百万册，却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图书馆能希望满足它的学术团体的全部需要。图书馆员们很久以来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多年来也为此而想了各种方法来组织馆际合作，目的是使学者们能像在自己的馆里一样查到其它单位有些什么资料，而且能够为其研究而使用这些资料。很久以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编的《全国联合书目》一直是检索研究资料的主要工具，我们也久已梦想让全世界的研究图书馆都能备有这套工具书，以广泛地发挥它的作用。后来终于开始以书的形式把它出版了，第一批的六百卷已经完成。这项工作曾被形容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出版计划，显然

它也是目录史、图书馆史和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我们为应付“增长、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进行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另一项合作事业就是“研究图书馆中心”，参加这个组织的图书馆为用量不大的资料制订了一个联合购置方案，这些资料在学术研究上是重要的，但很多馆并不需要购置，因为可以从一个中心书库把它们借到。显然，这一类的联合行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很幸运，计算机带着它在目录和书目领域内巨大的潜在能力，就在这个时候问世了。

在探讨高等院校图书馆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时，让我提出一个有时被人忽视，但其重要性却绝不可以抹煞的问题。这就是研究图书馆的馆藏与学术研究的趋向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个大学图书馆里，如果有某一专门学术领域的丰富藏书，常常会促成一位学者向着某一个方面去进行探索，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这个方面的问题可能引不起他的注意。这样的探索又有可能促成一批年轻的学者去开发这个新发现的领域。这就说明，研究图书馆的馆藏不是仅仅反映学术研究的需要，它们也常常提供条件使人们预见到研究的方向并在这个方面促成可能的发展，否则的话，这方面也可能就不能实现。

在美国许多拥有丰富的珍本书的学院和大学，使用这种馆藏的另一个新趋向也日趋明显。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学生比过去更加大量地使用这些材料，其结果是教育和研究的水平比过去大为提高。此外，由于研究各个时代和各方面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趋向于使用重要人物的个人档案，图书馆也就加强了对这类资料的收集。现在，许多新的大学纷纷建立，许多小的学院逐渐发展成了研究机构，这就需要现有的图书馆极大地扩大馆藏，还要建立全新的图书馆。鉴于这些新馆和新扩展的馆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是买不到过去出版的重要的或标准的出版物，就可以购买档案资料做为馆藏，新

馆也可用这个办法为学生和教职员备置些原始的研究资料。

大学里并不仅仅有学生和教授，那里必然还有行政人员，因而还得从大学行政工作的角度谈谈大学图书馆在高等教育中的任务和作用。优秀的图书馆能吸引并维系优秀的学者，优秀的学者又能吸引最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由于这种重要的学术研究对于实力雄厚的图书馆的依赖关系，大学校长、院长、教育部长和其他负有办好大学的责任的人都理所当然地渴望着培植并办好有实力的健全的图书馆。自然，这种图书馆必然需要大量的经费进行工作并保持其实力的雄厚，而且，这些费用又不可避免地年复一年地增加。因此，压在大学图书馆长肩上的重担就是想方设法把图书馆工作组织管理得在工作效率和节省经费上都达到最高水平。

为达到这些目的，有许许多多办法，比较最有效的办法有下面几种：第一，用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方法办理高等学校图书馆（有些可能已经漫不经心地多年处于效率很低的习惯中了）。采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可以收到很大经济的和实质的好处。由于研究图书馆所需费用不断地增加，而想增加经费又有很大压力，我认为在一个图书馆里（甚至在馆与馆之间），不必要的资料复本应该剔除。我这里特别指的是在好多大学里专为某一个教授或一个小组织而设立的研究机构中所准备的图书资料。从全校性图书馆发展的利益着眼，从以最可能广泛的资料来为全校人员服务着眼，我相信必须做到使中心馆的馆藏能为全校人员，无论教授或学生正常地，自由地加以利用。

我在前面已提到过现在有了许多联合或合作进行馆藏建设的做法，这些办法一定要继续下去并使扩大，这是十分清楚的。像研究图书馆中心和新建立起来的大学情报工艺公司（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建立的）这样的组织必将在解决在办理图书馆上

更为经济的同时又在提供研究资料上更为丰富这个问题上日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要坚持不懈，千方百计地为充分发挥图书馆专业人材的工作效率而努力，因为，如果要使高等学校图书馆兴旺起来，我们必须拥有水平很高，精通专业的图书馆员，他们的精力应该完全地投入专业活动的渠道里来。

过去一些年来，在改进图书馆的建筑设计 and 结构方式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其结果表现在许多原来的图书馆建筑都得到了具有独创性的翻修，这就使许多老建筑变得更适用，更引人，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继续改进图书馆的设计和结构，因为很多大学正在继续要求宽大的图书馆建筑。因此，对于图书馆建筑应该继续予以必要的重视，以能建造一些既美观引人，又便于使用，同时在建筑和维护方面又都尽可能省钱的图书馆。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在图书馆事业方面一项潜力很大，最有前途的发展措施就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而终于有了实现之可能的一种规划——一些大馆合作进行联合编目。如果这种规划能够发展起来，各馆就不必分别地对每年数以万计的图书进行单独编目，只要复印一下卡片就可以了。高等学校图书馆若想采用这种方案，简化在编目方面所花费的力量，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计算机技术；其二是通过国家图书馆（可以这样假定）而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的集中目书控制。因此，在日本，我敢于设想，在短短的二十年间就显著地成长起来的国立国会图书馆，在这个国家整个书目事业方面会越来越具有重大的作用。在美国方面，自从本世纪初，国会图书馆就一直是美国书目组织工作的冠石（拱顶石）。做为一个国家图书馆，我们可以期望它一定能对美国各个研究图书馆的书目工作发挥其助力。并且在其它国家处理美国出版物的书目工作中，也能有所帮助。

最后，从各方面说，高等教育已经不再

是大学图书馆服务的唯一目的，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事实，我们就很难考虑大学或其图书馆的任务和作用问题。换句话说，大学已经不仅仅限于做培养人的工作（这些人离开大学后就到别的地方去从事研究，或做他们所学专业的工作，或投身商业或政治），大学还是重要的研究中心，许多研究项目都是根据与政府签定的合同进行的。人们在大学教职员队伍与政府机构和企业单位之间出出进进。因此大学图书馆就负有做为情报中心的任务。例如：在医学方面，医科学图书馆就成了全国各地在指定地区的情报中心，并且还为医生提供地区性服务工作。

在国民经济中，研究工作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知识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生产力。大学图书馆与大型国家图书馆共同分担组织、传播与保存情报的任务。为满足为数众多的新学院和大学的需求，出版家以迅速增长的数字出版了传真复印版和缩微版，其所依据的原版本主要是由一些老馆供给的。与此同时，这些老馆又面临着如何保存数以万计的那些纸张正在迅速变质的书籍的问题。这项工作的数量太大了，除非政府制定一项国家的计划并给以财政支持，否则是无法进行的。

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人们已经一直在强调国家的支持和建立全国性系统的问题，但是，学术研究是一种人类的活动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活动，各个强有力的国家图书馆系统应该联结在一起。确实，由于计算机技术已经发展得很精巧，而且它对世界各地各个主要的研究图书馆的工作已成为日益重要的一种工具，我期望将来能创造一种能被所有图书馆使用的共同的书目语言。因此，我怀有一种信念：日本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两个主要工业国——的图书馆将会日益扩大合作，并且象这样的会议会成为我们的专业生活中的常事。

•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

罗根·威尔逊*

(Logan Wilson)

在探讨图书馆和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时，略为回顾一下图书馆及图书馆员之任务的变迁史，也许不无裨益。美国最早的一些图书馆仅是一些范围颇为有限的藏书室，供给一些比其藏书范围更小，数量更少的读者使用。因而，无怪乎，早期的图书馆员在人们的心目中首先被看做是一个警卫员，或者一个看家人。当时，一个图书馆员的首要职责是将那些委托给他的稀世之珍妥为保管，使之免遭损毁。他的主要任务不是把图书期刊供给尽可能多的人使用，而是恰恰相反——不要把这些书刊借给不适当的人。

在一本被认为是一位叫做哲罗德·比安(Jaled Beacen)的人在1773年所著的一本名为《一个老图书馆员的年历》一书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早年间美国图书馆员的职责的很有趣的描述。下面节选的是他在书中谆谆告诫图书馆员的一些话：

“将汝之图书置于牢固之栅栏内，除汝而外，切勿准任何他人接近而将图书自架上取出。

除图书馆员本人之外，勿使任何他人进入图书室，并使图书安然无损。此二者较之某书遗失，他书误置，实为上策。妥善看管汝之图书——此乃汝自始至终永为首要之职责。

对每一谋求图书馆工作职务之人，务必严加考察。务须辨明彼人实属声名良好，孜孜好学，严谨庄重，彬彬有礼者。凡属游手好闲之徒，视图书为玩物者，唯从书中追求无聊闲趣之辈，务必立即辞退，切勿跨

踏。”

我们这位老馆员接着又告诫人们不要让二十岁以下的人进入图书馆工作，要对所有的妇女严加警惕，并且要坚决把政治家，占卜人，传授伪知识的教师，狂热的说教者，流亡避难者清除出去。他又进一步向不负其名的图书馆员建议：将所有一切内容轻薄，空洞，毫无严肃意义的图书剔除，销毁。最后，他对做图书馆馆员工作的人深为赞美，说这种人是：既不逐金钱之利，又不谋四海之名，怡然自得于世上诸般职业中之最上者——探求知识与智慧。”

随着教育事业的扩大，人类知识的增长，图书馆员从他最初所扮演的为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小心翼翼地保管着经过精选的图书的人这个角色中脱离出来，进而扮演第二阶段中的重要角色。在这第二阶段，第二个舞台上，可以把他形容为一个吃杂食的吞食一切印刷品的收藏家。在这个阶段里，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大学图书馆，都在“付费图书馆”(subscription library)* *的基础上兴旺起来*，美国各地都纷纷建立起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成了不分良莠，包罗万象的各种知识资料的贮存所。图书馆的这种增长，往往是没有计划的，犹如雨后春笋，而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中，绝大部分是从事业余活动的爱好者，而不是专业工作者，那个时期负责采购的馆长正处于他的“黄金时代”(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也还有这种现象)。他们随意购置，对于实际需要很少予以考虑。甚至在学院和大学图书馆里，也是大量大量地把书买进，贮存起来，毫不考虑服务对象的舒适，便利与需要。图书的数量寸步不停地往上长，编目工作随之而越来越繁重，复杂，费用增加，而那位吃杂食的采

* 本文作者为美国教育理事会主席。

* * Subscription Library (付费图书馆) 是一种商业性的出借图书的图书馆，这种图书馆的会员按期交会费，在所交费用有效期内可以从馆里借书。这种图书馆在十七世纪后期及十八世纪初期首先在英国成立。——译者

购馆长则快乐得有如一个贮藏了一窖奇珍异宝的守财奴一样兴高采烈。

美国的图书馆员们深信：如果任这个趋势不加阻止地继续下去，大学校园将会被图书馆挤满得像中国的风景区被坟地挤满了一样。几十年前有人曾指出：按照那时耶鲁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增长率发展下去，到2040年它的藏书量将超过两亿册，占书架六千英里，仅编目工作就需要六千人。

今天的图书馆馆长和馆员既不能是一个单纯的图书保管员，又不能是一个吞食一切印刷品的吃杂食的收藏家。在大学里，他必须，实际上也正在做的是：与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专家们密切地合作。如果他的图书馆是现代化的，设计得很好的，那么无论对于学生，还是研究生，研究员都是一个从事工作，享用图书的便利，能够吸引人的好地方。而且，图书馆的馆藏不仅限于图书，手稿，期刊，还有幻灯，电影片，唱片，各种缩微品，以及使用这些资料的各种设备。由于在教学上学生的独立学习日益占有重要位置，而课堂讲授和熟记教科书的方法却日趋次要这样的一种趋势，现代化的学院及大学图书馆，在传播知识与提高学习水平的重要性上并不亚于课堂及实验室。

当然，这一切新的发展都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出现，以满足在服务工作上已经有所变化的并复杂得多的需要，除了能够有效地与研究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进行接触之外，他和他的同事们必须了解许多数据处理技术。他不但要会分析和管理工作他负责的知识体系，还必须会把这个体系向国内和国际的情报网络有效地加以说明。

在东京召开的国际会议非常具体地显示出图书馆领导人的眼界已经大为开阔了，他们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已经大为开展。在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们互相讨教怎样办好他们的日益复杂的事业的新的，更好的办

法时，我要强调的是：整个文明世界中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在向他们讨要如何改进教授，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办法。在一个充满刺耳的宣传工具的音响时代，我认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教育工作者们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来使人们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图书能更广泛地，更好地得到利用。我并不小看其他的宣传工具，包括新教学工艺方面的那些最新的玩艺儿，但它们那些五光十色的样子，会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引导我们——事实上也正在引导我们——忽视书籍的许多长处，忘了它——书籍才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流，互相了解的最好的工具。

书籍和学识之间的关系是经过年代悠久的历史验证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这种关系还是会存在下去的。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那么复杂，这个世界与长久累积起来的知识已经那么广阔、丰富，而且又常常那么深奥，因而，读书这件事和读书的人就成了社会复兴的重要因素。有什么工具能像书那样便利地使古往今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想家随请随到地来向我们倾谈呢？尽管人们为了使机械交流工具价格便宜，便于携带，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有哪种工具能够像书一样用纸皮包装，用低于一美元的价钱买到手，不用花钱就能从图书馆里借到，可以放在衣服口袋中，在任何地方不需有电源插头就能利用，然后就可以放回书架上以备随时取用。伟大的导师不是随时可以见面聆教的，但是自古到今各个世代，各个领域的知识却都将其精华以书本的形式贮存起来供我们享用。想要从阅读中得到欣赏之乐的人不必花钱买票，（想要了解其他地方）也不会有火车进站时喷出的浓烟把旅行者的装束、早餐或正在吸着的香烟弄脏等等干扰。而且，为学习而读书的人可以自己规定前进的步伐和速度，为了欣赏而读书的人也不必被迫地使自己的口味去适应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们的兴趣。

许多年以前，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指出：读书使人成为完人。我以为，世上所有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携手合作，竭尽全力地使那为人们所熟悉却又常常被忽视的东西——图书——进一步得到利用。对那些寻求知识与灵感的人，再没有比书更为近便的地方了。对那些充满烦恼与忧伤的人，再没有比书更好的镇静剂了。对那些心烦意乱、冲动不安的人，再没有比遁入另外的时代与地方更好的移神之法了。对于那些想对异国文化获得更深理解的人，垂手可得的译好的书以极少的代价使不同种族的人民相互接触，交流思想，互抒心怀，密切合作。

图书馆，尤其是在学院和大学里，成了连接教与学的拱顶石。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及图书馆馆长保罗·柏克(Paul Buck)曾经指出：“没有一个高质量的图书馆就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他把“一个读了很多门大学课程的学生”比做“一个埋首在旅行指南之中而从不抬头看看周围实际生活的出国的旅行的人”，他说“用教科书进行教学就等于给学生一个知识指南以代替那存在于活的书本中的那些丰富深邃的真知灼见”。他在其所著的论《图书馆与大学》一书中也指出，在美国“一座很好的图书馆是吸引优秀的教职员到一个高等教育机构里来的重要因素”。

虽然美国很多学院图书馆还达不到柏克博士所定的标准，我还是完全同意他所说的“图书馆是教育的核心”这句话。在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学生们纷纷对他们所受的课堂教学教育提出抗议的这个时代，我奇怪为什么他们中间多数的人不去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去随心所欲地获取自己的知识财富，把更少的时间花在成群结队地在校园里转来转去要求教育改革。他们的教授之中有些人可能在他们眼里确实是顽固、僵化、见识有限的，但是在一个藏书丰富的

图书馆里无论在思想或是见解方面可得到的东西却都是无限的。在大学里，以至大学之外，没有任何地方比图书馆更能使人自由地接触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们所思索过的、所述说过的一切了。

进一步说，一个好的图书馆绝不会受到用羹匙给读者喂饭的指责。能够把图书馆作为知识的资源加以利用的学生不是一只被动地接受讲课和教科书中的知识及见解的容器。在为解决自己的疑难问题而进行的探求过程中，他是在主动地、生动活泼地从事着自我教育(自学)。因此教师们和图书馆员们的一项共同任务就是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并指引他们怎样去满足这种好奇心。简言之，我们相信，对于那些真正想改造这个世界的学生积极分子们应该给以忠告，劝告他们去“占领”图书馆，而不是去占领校长的办公室。

我对日本的实际情况不熟悉，但在美国，很多学院和大学是尽心尽力地把使用图书馆的基本方法教给新入学的学生的。一年级新生指导周的活动中常常包括参观图书馆，并讲解图书馆是怎样分类，怎样排架的，借还图书的规章制度，不同类别的资料都在哪些地方查借，等等。再进一步的指导可以在第一个学期内做为是一门课或几门课中的一个部分来教，例如英语的绪论课。几个月前出版的一种全国性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这样内容的教学正在日益普及，虽然如此，美国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们认为还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的工作。

在美国许多学院和大学里正在兴起一种新的使高年级学生独立学习的潮流，在这种潮流影响下，一些新的教学方案产生了，根据这类方案，教学工作完全不要或者只在必要时需要很少的，常规的课堂教学。学生和他的教授定期会晤、研究讨论。实际上，他是在自己教自己。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方面，对于他最为必要的学习上的帮助

就是来自图书馆。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独立学习比其他任何学习方式都更为优越。但是，正如一篇评论所指出的这种学习方式“对于学生来说，会产生一种使他的能力得到解放的效果，他能在知识领域中更为自由地进行辨别，加以抉择；对于教师来说，他可以较少地从事于为学生准备知识饭菜的工作，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学生的求知欲和判断力上来”。

为使图书馆从外表机构到知识、内容两方面都对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具有吸引力，我们的综合大学中有一些学校专为这些学生单独盖了房子。在这些建筑物里，书架以其特有的方式向浏览者开放，阅览室通常设置的是舒适的椅子，甚至还为吸烟的人设了烟灰碟。举例来说，馆藏约为八百万册的哈佛大学图书馆与主楼毗连有一个专为未毕业学生用的规模小得多的分馆，只有十五万册书，全都是很容易就可以拿到的。密西根大学有十二个设在宿舍楼的图书馆，最大的一座拥有近两千五百册图书、一千一百张留声机片、七十种杂志和报纸。以前我在德克萨斯大学工作的时候，我们仿效哈佛的办法，在大型的中心馆旁边建了一座主要是为未毕业学生使用的分馆。我可以附带说一下，学生们对于我们强调“自由取书、自由翻阅”的反应是非常满意的。

当前，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都处于被“用户”数量激增和用费飞涨的双重围困之中。在这样一种时期，我们也许可以从进一步利用好图书馆这个途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愿意对那些没有注册读某些课程而能通过这些学科考试的学生授予学分。还有一件逐渐普及起来的做法，就是允许通过考试而跳班：即允许一个学生进入下一个学程而不必等他把前一个学程按时间规定学完。我也建议学院和大学对那些没有正式学籍的成人的进修教育更多地予以关怀。他们在自学过程中和利用

图书馆作为完成学业的必不可少的助手时同样需要得到帮助。诸位都知道，图书馆馆藏的质量水平确实关系到正式教育的质量水平。为了鉴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并弄清哪些是与之有关联的因素，若干年前，美国教育理事会做了一个比较研究。研究对象是能对博士论文的水平提供可估价的资料的106所美国大学中29个研究科目的研究生部，这份研究报告的题目是《对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水平的估价》。报告的作者，阿兰·M·卡特(Alan M. Cartter)，在论到学术水平和图书馆资源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没有任何一种非人的因素与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像图书馆那样密切相关。也有少数几所图书资源很少的大学在某几个系中具有相当的实力，原因在于：其一，在某些领域内实验室设备比图书馆更为重要；其二，有些大学正好设在其它馆藏丰富的大图书馆附近，例如，国会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但是，凡是在各个方面都较强的单位都毫无例外地具有较大的国立图书馆。在我们所调查的居于前列的二十个单位中的十七所大学里（把三所居于领先地位的科学或技术研究所未计算在内），图书馆的藏书量最少的有一百三十万册，最多的近于八百万册；他们的平均藏书量是二百七十万册。在所调查的106所大学中居于最后的二十个单位的图书馆藏书量最少的是十二万五千册，最多的是一百万册，平均四十六万五千册”。

这份报告接着指出：一个图书馆的规模大小并不一定要按照它的学术研究任务而定。在这项研究中，为总藏书量、图书增加量、期刊数和一项综合的图书馆指标都分别制定了一个指数。在计算时，数字100用来表示被调查的所有大学的藏书或期刊的平均数。用这个基数来测算以上四个项目的比数时，除期刊外，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其它指数比美国任何其它大学图书馆的指数都高，期

刊指数最高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

其它位于前列的美国大学图书馆，其顺序是：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依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其次的九所，按字顺排列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宾夕凡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第一组各单位综合图书馆资源的指数最低的是2.44，最高的是5.29；第二组：最低1.50，最高1.99。

这项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凡是在教职员阵容的等级上列为“强大”或“出色”的大学，其图书馆资源的比分也都在1.4以上。当然，在有些专门化的并且很出色的单位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里，图书馆资源的重要性并不居于首要地位。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的实力与科研单位的学术水平之间仍然显示出重要的关联。

在我的发言最后一部分里，让我们把话题从学术领域转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可以称之为“书籍之力量”的题目上来。我想更多地说明一下图书资源与国家资源之间的关系。做为一个坚信书籍对于人类具有广泛有益的影响的人，我有些失望的是：我得承认在我的国家里，不分年龄大小，人们在看电视上毫无节制地花去的时间太多了。读到有关日本的材料，我注意到在这里也是一样，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而按人口计算的有书量则是低的。就这些方面来说，在这两个国家，广大群众显然在用同样的方法去消磨他们的闲暇时间。不过，当了解到这两个国家在出版业方面都居于世界上出版事业最发达的前五名之列时，我又感到鼓舞。

做为一个对日本怀有热烈感情的美国

人，我高兴地看到你们从美国进口的图书比从任何其它国家进口的都多。不幸的是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说，日本人中读英语的比我国人中读日语的要多，因此，双方图书的交流是不等量的。不过，我可以担保地告诉你们：我们对于你们的人民和文化的兴趣正在不断地提高。按照我的想法，图书与思想的交流，学者与学生的交流，甚至比为促进国际间的了解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外交工作更加重要。图书馆员们，和外交家们一样，需要互相交流，在这种交流中，人人都会受到教益。

再进一步，我想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和可以在这个国家的图书馆中找到各类知识的水平之间是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华盛顿卡内基基金会在不久前发表的总统报告中谈到一位美国学者德列克·普林斯(Derek Prince)的一些新发现时说：

“经过一系列深入的研究，他（普林斯先生）终于能提出下列一个现象：按照各国每年在各个领域所发表的科学论文在全世界所占的比重来测算，一个明显的情况是：各个国家对于世界科学知识宝库所做的贡献大小，并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也不取决于其政府在研究与发展方面所拨资金的多少（这种拨款的数量差异很大，从低于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一、到高达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五，如我国）；十分显著的是：决定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总财富。在所有在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对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里，贡献大小与国民总财富之间比较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们这个不断地进行着竞争的地球上，极为明显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允许它的科学资源枯萎，那怕只是让它削弱，仅只这一个事实就会严重地使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受到损害。而理所当然，这些科学资源中，最强大的就是人的资源。”

当然，上面一段话是仅就科学知识与资源方面而说的，不过我想，如果对图书馆的资源及其利用情况也做一些比较调查的话，恐怕也会得到同样的事实与结论的。日本和美国都是繁荣、富强的国家。不过，要想维持他们的繁荣与富强，这两个国家都必须对他们的图书馆及教育机构给以更有力的支持。因此，我们这些图书馆员和教育工作者负有双重的责任：我们不仅要为读者提供最好的服务，还要向读者们宣传，使他们认识到为了不断增加和改进服务工作，必须有足够的物质支持和公众了解。

最后，让我说：人类应该感激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他们对知识与文明的发展所做的

服务工作是劳苦功高的。虽然图书馆已经是一种受人重视的社会机构了，这次日本和美国的诸位出色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亲自出席参加这个会议更意味着诸位有更进一步改善图书馆工作的愿望。你们在为增进知识以及使知识更好地为人们所利用这两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会使国家强盛，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理智的统治，促进人们间的相互了解。你们所扮演的，远远不限于一个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保管人的角色，你们乃是在担当着提高人类生命的价值的生机蓬勃的使命。

韩荣宇译自《图书馆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任务和作用》

